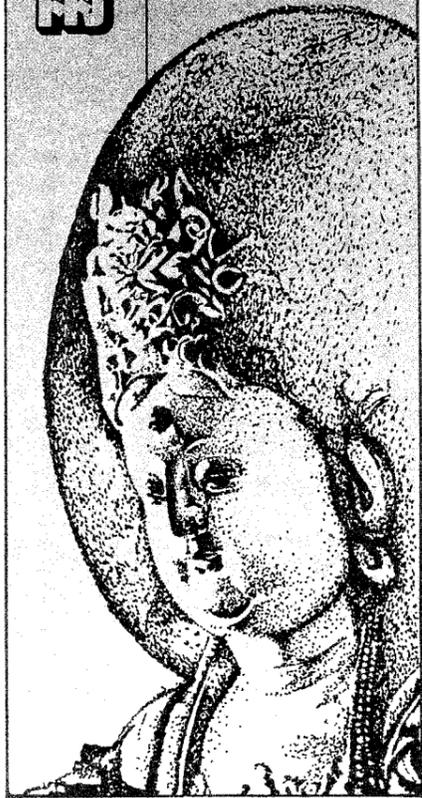


香風化雨



挖掘生命的甘泉

心師父開示
見蒙記



這幾年終年大掃除，看大家很費力地將一年來的積垢及平日不關心的死角加以清除，但臉上却有一份掩不住的苦澀出現，心裡是又著急又難過。因為從打掃工作中反映出大家為境所轉的倦怠，可是回頭想想，畢竟你們都還初學，儘管是發大心要追求苦提道，但以目前的心境體會却仍無法讓靈性活躍在中心應現在事相上，這也正是你們要用心去觀照的地方。

大家有沒有見過挖井的工程？首先要勘定一個地點，地點決定後，就運用各種方法去挖掘。在挖掘的過程中，儘管每一鋤、每一鏟的落下都有可能碰到深藏在地下阻礙前進的堅硬石塊，有時也可能遇到相當鬆懈的沙層，會將前面的工作塌陷，但是挖井的人仍是繼續不斷的挖，這股堅忍不拔、百折不撓的持續力量是怎麼來的？那是因為挖井的人很清楚水是深藏在什麼地方，而且確信所勘測的地點無誤。

用我的生命走進佛的法中，用現代的語言、現代的詮釋將佛法傳揚；更要有顆堅定貞節的心——禁得起艱難，守得住堅貞，在不斷的失敗挫折中使自己脫變出來。這是要透過耐力、毅力和智慧來完成的。確信只要我們有信心、有方向，全力以赴，必可從學習中、從生活歷練中挖掘到自己生命的甘泉！

家在那裏？

心師父開示
見蒙記



如果有人問你——家在那裏？你怎麼回答？「我家在台北市中正路幾巷幾弄幾號幾樓之幾」，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回答的。現在我想請問諸位，那是誰的家？是不是你的家？或許有人會說：「我出家了，我的家就在香光寺——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九之一號。」對佛法稍有認識的更會答覆道：「眼前這個四大假合的臭皮囊是我的家！」

我們一直活在這麼多個家裡，轉來轉去。如果說父母、兄弟那個俗家就是我的家，那我不必修行，不必出家；如果香光寺是我的家，那我剃了頭，穿了出家僧服，就已經得到解脫；如果說這個身體是我的家，當它被送上墳場的時候，我的家在那裡？到底那裡是我究竟的家、真正的家？大家好好的找一找！

的時候，都要面向西方，將今天所做的：念佛持誦、禮拜研經、日常作務、生活起居、待人接物、各種學習……乃至所起的一切心念，藉著內心的虔敬，至誠懇切地對著阿彌陀佛訴說、發露、回向著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找到這些東西。在真澈了禪師有名的悟道偈語中是這樣的寫著：

尋師訪道事可當
我今獨臥涅槃堂
門無過客窗無紙
爐有寒灰床有霜
病後方知身是苦
健時都為別人忙
老僧自有安心法
八苦交煎也無妨

一樂，一憂一喜生起就想豁出去算了，但是你有沒有想過：所煩惱你的問題得到解答了沒有？你要躲到那裡去？這些生死、煩惱的問題，如果得不到解答的話，你又能往那裡逃？如果不福緣因緣及智慧已經培植出來的話，你的家永遠只能顯得那麼窩囊。所以，「家在那裡？」是扣緊我們心扉的問題，是領得你永遠深思及反省的問題。如果你永遠深思及反省的問題，是領得你永遠無法找到，那就要狠下心來，好好提起功夫用功，不然生死交替疲勞不堪，實在是夠可憐的了！這輩子是姓「人」，如果現在一口氣不來，要姓什麼？姓牛、姓馬、姓雞、姓鴨都有可能的，我們又如何能夠知道我下一次要姓什麼？所以，大家一定要把它找出來。

真正的家在那裡？如果是禪宗就用參的。古來參禪的人，就只要問「家在那裡？」他馬上就能夠提起疑情，不提起疑情，而且從中找到對生命的解答。××在大學時代常上承天寺，每一次上山都會去頂禮廣欽老和尚，老和尚問他：「你在那裡？」他恭敬的答著：「老和尚，我家在台北市松江路……。」一次問、二次問都很自然，次數一多，同樣的這一問題，他猛然疑情生起——怎麼我家會是台北市松江路……呢？疑情一起，窮追不捨，他請求老和尚度他，後來他出家了。如果是念佛法門的，真正的家就在一心持念阿彌陀佛的一心中，只有在那個地方安下來，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家。但當下一心又怎麼樣？一煩惱起來，什麼東南西北都忘了，找不到門可以進去。這一個心，用什麼方法去找？修淨土法門的人，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」——念念彌陀；而且每天到晚上

一鍋飯的啟示

心師父開示
見蒙記



領執事是為大眾服務勞役，也是驗證自己心靈的生活實踐，這當中有人、有事、有物、有處所，在每一當下都要加以觀照什麼修行者的本色、風格。比如像今天早上的飯已經放了有些天，還不可以吃呢？如何處置？若為了惜福，就要用

點心思，該如何煮？或怎麼炒？若不能吃了，我又如何處理它呢？如果沒有這些觀照，就體會不到領執的用義，也達不到負責執事的目的，不但沒有培植福，反而把福報給折損了。

大眾是個培植福的好地方，粗蔬飯菜本來是道場中的飲食，我若是以歡喜心、平等心、照顧心來供養大眾師，自然結到的是無上善緣。反過來說，如果只是好逸惡勞的心、計較、分別的心，同樣一鍋飯加入這些垃圾，最後結到的是惡緣。可見不管我們用什麼心，自然都會感通的，不要只用嘴巴說而不肯做，成果的表現一點也蒙騙不了事實的，縱使做的是一件日常的瑣事，也一定不能忘記要念念是善念，念念是道念，在一舉手一投足間都能與道相應，與法相會，自然能表現出行者的清風亮節，這才是最會生活的人。

大家都讀過夏丐尊所寫的一代律師——弘一大師與他在寧波相聚幾日的生活，即使是破舊不堪的席子，他老人家還是叮嚀珍重地打開舖在床上，把生活中的瑣碎細事都經過一番領略觀照，咀嚼玩味，這是何等看待生命，看待生活的權衡啊！因此，大家應隨時心存善念、道念，珍重日常生活，用此心念與人結緣。

不甘寂寞的心

明迦老師開示
見蒙記



在瑜伽菩薩戒本第二十一條說：「懷愛染心，談說世事，虛棄時日，是有有犯，有所違越，是染違犯。」想在這提出來與大家討論，這一條又何名為「虛談棄時戒」。

什麼叫做「虛談棄時戒」呢？簡單的說，凡是談說世間，評論國事都是屬於這條戒所遮止的範圍。在遺教經中佛陀曾告誡我們：「不得參預世事，通國使命」，梵網經也提到「不得為利養惡心故，通國使命」，「為利養惡心故，通國使命」固所不可，就是「參預世事」也是不允許的。

對行者而言，為什麼不能參預世事，談說世間政事得失及白衣家中長短好惡呢？因為只是虛談，磨破嘴皮，於已於他於國計民生都一

無益處，而行者為何出家的本來家務反而因此怠忽了。想想修行人的時間歲月，修習善法，饒益有情尚且不敷應用，怎可再虛擲且加以染污呢？為何說是染污？就是說心用在向外奔馳攀緣上，如道聽途說的人我是非滋長痴慢，或無稽鄉愿的新聞舊聞，徒增口舌過惡……，製造許多無謂的煩惱，不但妨害了自己向道之心，也干擾了別人，這就是梵網經菩薩戒本中為我們指出的「說無義語、無利益語，或惱父母或惱師長，或惱同學乃至六道一切眾生皆起惱害。」而且貪染愛著，喜歡開散，論說天下，不甘寂寞，這正與解脫道相違相背的。解脫道的開始，首在培養自己寂靜堅貞的心境情懷，先看清自己的心念，時常念佛——對佛陀的憶念，念法——對法莊嚴的信心，念僧——對善知識接引的感恩，來轉化自己的凡情俗念，觀照自己的貪染愛著點在那裡？

有些行者覺性不夠，染污的心態一直沒有調好，也沒有得到善知識的指導，心一直外放，染上「虛談棄時」的惡習，以為一旦出了家，就是得大自由、大解放，因此不願接受師長的啟迪，喜歡自己到處「參學」，談天說地，浪遊諸方，但又未具參方眼，結果虛掛「參學」的空名，把生命鎖日地隨時間流逝，而自認為是灑脫自在，不受拘束。對個人而言，不會把握時間、設計時間、應用時間的人，永遠是在浪費生命，這是相當令人惋惜的！對整個佛教來說，使得佛門的團體紀律蕩然無存，我們的佛教也一直是這批人獸著歷史的包袱，導致世人誤認為佛教是散漫、鬆懈，沒有嚴謹紀律的宗教團體。想想每個人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時，有那一個人是多一點的，那末閉工夫虛浪要珍惜每一點那，那末閉工夫虛浪呢？因此，初出家的行者，首要之務是學習入眾，以感念三寶的心為基礎，把生活穩定下來，在僧團生活當中，陶鑄我們對佛法、對眾生活、對自己的擔待力，學會照顧運用自己的時間，從日常生活中用心觀照每一個當下，掌握每個可能使我們靈光爆發的機緣，以法喜來煥化我們的愛染貪著，那麼「青燈伴古佛」的落莫孤寂就自然剝落消解了，而與古佛的心相契相應的坦蕩光明也自然應現無疑！